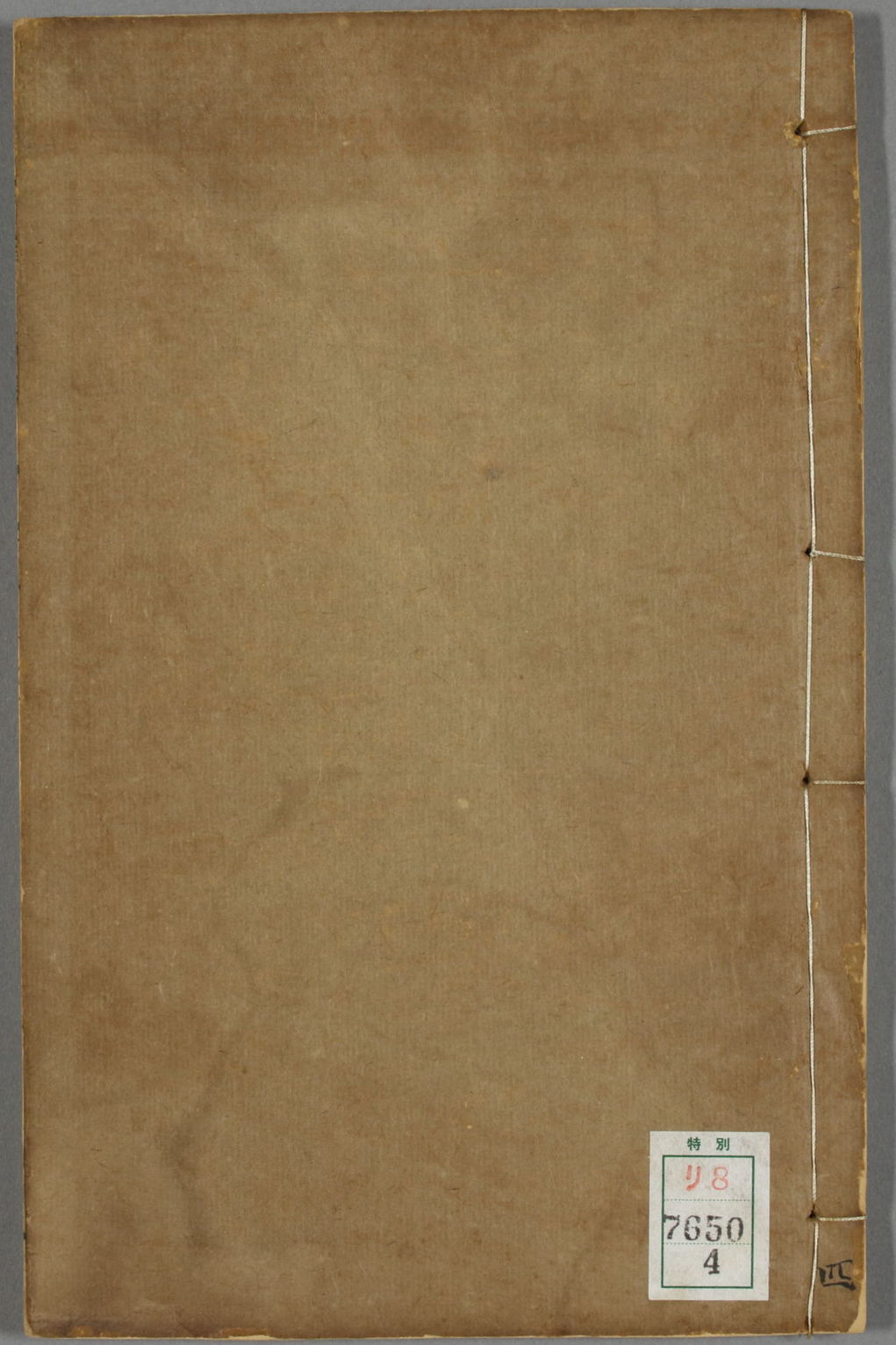




特別
リ8
7650
4



18
7650
4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裔孫 孤嶼元奇重梓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滙而爲潭綵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峰絶巘大木之所盤蔚獻奇納秀故士多俊彦室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尚義故其家日裕乃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推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無纖芥之留

者何耶驕淫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寤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屨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況能保於其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姻之人咸知所學大則修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乃築於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既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

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鐘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炬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修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己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勗哉以時無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皐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

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怪矣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昶其名記之者梧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

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既怪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爲徒也彼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已而隱以爲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桑柔膜于涓賣于寄累子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

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
以州隸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
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于弟
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蹌蹌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
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皞洋洋游葛天而泳
陶唐有子克承既安厥靈以固乃藏繼斯述斯有躋勿顛以
恭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堊墻象設有嚴
詞禁不祥代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
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爲
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既平之
明年始賜院額既而迥與春俱卒卒後皓爲僧司都綱領教
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貿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
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
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
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
建大雄寶殿壬午搆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
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湢圊溷無不備具於是
船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

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逋師至行積勤纍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臥病江濱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奐書之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礱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輕至有僞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栝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爲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

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爲矯心甚不以爲然夫君子以身立
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爲之又
何可病而議之哉人命之修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
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
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
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
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爲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
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爲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爲不義
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
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
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
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
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
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
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
承習爲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
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
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
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讐故凡有祿
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爲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憯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茅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

宮勳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爲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爲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峰其東爲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沂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

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峰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爲赤堇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峰之下曰平水市卽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爲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爲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

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
山之足也且俾予爲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
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爲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
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
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臥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
辭還育王予獨至靈峰尋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
二日也機上人卽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
鳥多竹鷄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
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
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
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
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上中旁出爲四小
池東至山麓瀦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溪又東北入于湖
其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
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
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鱔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
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黑色而赤觜
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鷄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

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蠶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絶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間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朔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序清遠之義子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

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干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葢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爲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鵞鼻諸峰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浮屠所占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澗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葢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孚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薦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

溪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廡初入溪口有
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
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溪入溪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
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
毬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
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
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既化爲仙有木几亦化爲鹿在此山
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群山爲最高其前山
曰鵞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鵞鼻大
海在鵞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鵞鼻北下小山
曰秦望秦望在秦望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筍又東北爲陽明
之山是爲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
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
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
風亦然風不能自爲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
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爲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
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竅竅雖附之不
能爲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洶以厖皆不

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爲宜而草木之中
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
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爲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
條長離奇而龍蹤瀟灑而扶踈鬖髿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
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
曠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遙大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
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鷄之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
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
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舟上人爲閣其下
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
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酷寒禦于松可
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
外物以汩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纓水而以爲
高登首陽而以爲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
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爲之記時至正
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鷄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値雨
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
餘日因得倘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于群峰而松又在

峰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褷蜿蜒輷轑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爲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憂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爲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爲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人也不改作也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爲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卽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上憑之而覿山之峙者蒼然附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爲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爲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爲色故命

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爲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爲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驚蟄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爲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爲食朝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産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日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已養以其資爲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處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爲貢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修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

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爲育其子及女以
成人如已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
又皆爲詩以歌詠之於是梧蒼劉基既敘其事復爲之言曰
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
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彝倫
攸斁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
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
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
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
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
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
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
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
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
之鄉貢乙科爲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爲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爲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
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斂其色容其跡忽然而生
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
行翛然而晦冥寥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

洩洩滴滴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爲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
人莫得而窺也或冐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鼙擢葉靡
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
上騰爲霧爝燿乎成光蔚乎爲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
文者類之夫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
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
也山以出雲爲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
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
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濵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
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
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
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
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
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
以其二親之命預卜塋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
旁以爲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爲堂也背負崇岡
左迴右環衆木扶疎修篁來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芃芃離

離遙望越山嬌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滙以清池石泉洩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氾濫藻荇憩之沉沉泳之熙熙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爲無益而有助矣

棣蕚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蕚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蕚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蕚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

匾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爲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藻蘊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

謝意伯文集

世之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絶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忝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廸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

若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蠓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護書而扁諸室葢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爲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爲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爲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

誠意伯文集

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躭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滓之間數罟不禁縕罔如雲鮫人蜒夫鼓檝生風獷獵鷹鶻驚鷺成群利觜長骸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置鯤鮞登于庖厨鯫鱻砣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

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菰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鳧露鶏之臛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爲室也東望三泖九峰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悦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頤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己受之吾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爲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爲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慝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子既爲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尺高不踰仞庭不容栘杷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密

密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爲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爲多西蜀銅山不爲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爲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爲尊大車駟馬不爲榮萬鍾五鼎不爲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爲奢歌舞靡曼不爲淫弋獵馳騁不爲荒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爲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臥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畏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爲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爲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爲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
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汚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
以象坐右之器以歌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
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
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
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
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
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
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
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
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
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
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
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癭爲腫爲橑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
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
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
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
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
暢茂條達而爲瞞液癭腫橑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
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

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爲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益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爲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舉以爲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搆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爲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船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卽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爲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

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爲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爲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爲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讋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朶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詐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爲意會內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詐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咨言廣西岑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衆政馬來忽剌歹之姪也與衆議王某同主亢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卽前曰某嘗爲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爲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計事列固當爲竭愚言矧丞相有

報不至非虛言乎徼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答剌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爲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爲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奧屯忽都魯爲同知副都元帥宜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卽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爲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爲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

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茵每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鬬動輒相讐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畢世雄土軍萬戶黃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卽命奧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曰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

五十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擿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惱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和尚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贓弗肯命群卒拘繫之榜箠鍛鍊俾爲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即閉絕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爲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爲式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出持服久之御史爲辯其冤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鹽使召爲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詿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

誠意伯文集　卷之五　二十九

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懽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爲省掾白衆議閱舊案寢不除脫懽由是大恨公爲御史時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搆害公會脫懽復爲南臺大夫其黨和尚爲廉訪使將之官囑之曰宋總管吾讐也必爲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爲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爲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

枉公駐馬問四四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爲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强賊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吳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搆詐擒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爲紹興有惠愛于民嘉禾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爲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爲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逐盬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爲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議治運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彦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群聚販鹽因而劫商旅爲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鞫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爲風憲官者彼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爲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爲番案悉出其因按鹽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爲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一囚見公至伏地呼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懽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旣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爲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廸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後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爲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閒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行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爲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爲私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百載承平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爲郡縣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卽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修久漫兀剝落梁木蠹腐且陊且壓侯大以爲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

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爲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爲盜庸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則爲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爲不義以自累爲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爲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爲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爲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遊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

門爲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濵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爲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任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睍似璘重建乃徙其址去舊址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闥庖溷圊湢靡不備具木石瓦甓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山舍靈峰其寺僧玄旨來邀予遊因登其皆山之樓眺于群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爲秦望鼻秦始皇帝東遊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爲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爲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候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峰汝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汚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爲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峰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

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爲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爲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靚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閭閧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於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傅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藥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斁

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隣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戢子既從父老請敘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亭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松陽時亭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故群盜皆與亭爲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酋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亭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召亭等亭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爲無罪

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亭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
吾令亭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
察知亭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鹽五引俾卒事亭自惟被誣
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亭來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
俾降從贖典既又發補我勞亭實不共以戚公其敢自藏慝
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爲恩恩爲公爲祠樹石以昭示于人
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亭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粤自草竊
搆亂朝野多故紀綱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
獵使亭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爲匪人則其抱恨何
如哉惟公涖茲邦決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
子也今亭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亭不幸屬
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矧
又獲爲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
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仟
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
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亭之請輒不
辭而爲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栝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思於其中焉山川阻修行李跋涉或一歲而一過是故足以興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瘼民瘼執糾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錄囚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勤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黻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粤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巡不及處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以植軏山藪之惠廸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為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簽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昉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茅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嶂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

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
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栢之
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釣天之草地黃游冬葴芭之萊檵欒
草斗之實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
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
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荼亦苦於常荼其洩水皆
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瀺灂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
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
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宓而室焉攜
童兒數人啓隕鐏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蔎實間則躡屐
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
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
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
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
不嘗荼蔘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
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
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桑覆溫之軀不可以
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踢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
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

惟寞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既治百魔不生潔不汚而后天下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爲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室曰清齊環以群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屢游而玩心者其爲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爲之清焉丹葩發鮮綠陰永晝凉颸撤暑銀漢掛戶而節物爲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猨鳥不呼松栢帖妥而巖壑爲之清焉遥望西湖如大圓鏡翠殼亞耿波瀾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爲文以記之予惟乾坤睢剌以來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敞莞如夢寐幸而

藥若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清齊記

室以齊名取其潔也齊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絶俗以潔爲其道故翦須薙髮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疏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趺坐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鐘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其耳也焚檀燔沉氤氳桂薰所以潔其鼻也幽寥閟默惟寂

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清齊者尚或得而遊也年月日記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又烏有所謂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繚以赤城玉樓十二其傳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神仙以爲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狀者也夫造化之神妙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一也物能化人奚爲不能化故雀化爲蛤鼠化爲鴽蠶化爲蛾螫化爲蟬蠋化爲蝶魚與蛇化爲龍異之桑晉之石楚之枯木冥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爲人或忽然而人言焉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能變化也審矣何獨於最靈之人而疑之哉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微之山是爲栝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甌栝之間無與爲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嘗來遊而章思廉徐登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盖也屢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章先生羽化之後塋其冠舄之所也今道士梁惟適及其弟子王有大每至其所必徘徊興感嗟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

享祀而以神仙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爲輿風雨爲
駕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鑒二子之誠心而爲
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爲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宇安宅基祖
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宇處謙皆栝蒼人
歌曰
幽華兮春菲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寥兮使
我心悲檀爲梁兮楠爲柱白石承楹兮青蘿爲宇攀桂枝兮
延佇高玄無梯兮淚零如雨瑤壁兮丹崖鶴晨鳴兮猿夜哀
愴怳恨兮倚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烟
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徜徉兮笙竽盈耳松篁憂摩兮毛髮
颯灑采瓊英兮琅玕將以遺兮飛鸞盼脬蠁兮杳冥吟環佩
兮雲端逍遥兮夷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冀神君兮
長留

大勇齊記 爲張生作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時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
知之而行弗逮者無勇也弗能擇乎中庸而冥行焉者鮮有
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
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
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
而駕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爲達德苟不

周於仁知昧乎不辨其是非茫乎不計其公私惟其情之所
狥而果行焉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
知其違乎仁既違乎仁不得謂之知遂則爲專諸聶政不遂
則爲荆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益豈不害哉故德之蔽
惟勇爲多故六言之中曰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
之達德而聖人有時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
勇爲大卞莊子之刺虎也伺其鬬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
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槩以加諸人
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
禮樂則下莊子之勇亦未得爲無蔽擇勇之難也如是哉盧
陵張生名其室曰大勇大勇之云蓋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
宣王之問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蓋當是時周德衰矣
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竊九有
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爲勇之時義豈不
大哉然非所以爲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
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
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人之徒之勇而已
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爲而非教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
曾子之學務在成已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惴與千萬人之
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不怙恃其直而以一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雅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曾子也及其語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如之何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人之所難而顏子躍然任之君子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勇盍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顏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爲勇也庶幾乎無蔽矣於是乎言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興丁君良卿受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爲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攝惰慢敦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櫺不蔽影戶不設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爲子新之

何如衆喜曰諾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死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牖不中度奕奕如也乃以狀達于劉基親爲記之夫敎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爲杭屬縣縣學創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記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圮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圮至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返故豪民所奪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産而學事可無隳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胄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劘劘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興替居考績之一爲守令有可永夙夜欽承之哉夫爲其事者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邊豆既具禮以將之鐘鼓既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敎之道也人之責也典敎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爲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

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庶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爲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坷公爲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暮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不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于今榱桷朽腐瓦木將壓今因陋就簡以至頹仆而後役民爲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衆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丁鉞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頗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畏者墮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工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茲我息我恐勞我力趍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弗爲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

之堂卽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修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爲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尚踵其法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三月日記

獨冷先生傳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桑木有源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款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蒼茫之鄉覲玉帝于璿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漿四顧無人凄風滿空星月映北於是愀然而思悠然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寥泬漻兮逝將安歸又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爲乎踽踽凉凉覺而異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曰井天飛各其頤獲乎南垂瘏而焚而沃其鮮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

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暍之所由生也如熇如焚可勿沃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爲風泉以洌之風以清之鮮可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踽踽凉凉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先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荅子房之系胄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

裔孫　孤嶼元奇重梓

跋

書蘊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叠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衒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

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蕭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蕭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凡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蕭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爲鬬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蕭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爲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交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蟲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見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愚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爲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爲之者楊璺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衒外以爲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書爲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爲善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爲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於普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將以廣爲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爲之記文獻之士爲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蕩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縷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鸇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爲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爲王而寶之革櫃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爲知玉也故不免爲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方册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怪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爲善孰爲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爲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爲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寡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

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爲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爲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故怨而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睨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益惟越爲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洪奧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司李伯時臨茅君彥勤藕先生

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絶不必問其真作
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
玩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
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逃
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畫申屠子迪毁杭木廟曹操像文後杭木者象收之誰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
後回著之方册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
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
母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宫而豬焉人紀
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爲人寇
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奚陵之祠悖理傷教歷
千百年而無人爲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
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絶之而
況於身親爲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況見諸行事
之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後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
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

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
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
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
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
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
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
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
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
而生睎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
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
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
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賢茫
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
以行氣生物而溺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
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
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
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

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拘憤結廻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

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瘧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

者爲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于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

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爲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實親爲之豈以是爲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爲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爲之而況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爲日月爲星爲雲爲雨爲雪爲霜爲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爲山融而爲川生而爲草爲木爲石爲玉爲金銀銅鐵爲五穀莫非地

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爲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爲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爲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侯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尒公招輯海寇其爲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狻猊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菜窩說 并序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賜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雯既壤俯壕爲溝倚城爲塘藩以枳林緯以蘗場是葢比如束鍼鉄若攢鎗蛇蜴不能求其縫鏬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於其中墾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蝺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跨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强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爲蓬藋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奠夔秦杏周漆柿桃柰禊琬容琰質椅桐梧柏堅績有瑟桂椒茮檄吐芳薜酏木瓜楹桁諸蔗葛芬叢蔓轇轕彼挈此苗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懵東門子賜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怍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肮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於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特二鑱其蓁蕪芟去奥蔵拔其荄翳籧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槹焉瀦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黃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擾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賜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賜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賜曰公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

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薑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薇骫瘍也骫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蓑蓑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蕪故植之以蕪蕪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畀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茲茲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芑藭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葦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善哉夫吾廬窩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相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其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縻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跡而蹶膝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

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
巖無版築之老蟠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
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於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
汚畏翳耆山澤沒齒何爲赬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覃刺鑽
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鰷鱨瑣
雜以蝦蛹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之
寵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
荃而佩蓫長蕪沒於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
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茗之上飲石底之流
泉食葭下之纖鱗蔚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
逝汜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
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鷃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
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剡蒿以射犀札植菰蔣
於千仞之崖而與其實也且今之遇於世者何如耶附勢趨
權病於深谷之賴肩憂讒畏讒過於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
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於寒
饑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闞妖服賈禍先哲時鑒是豈野人
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
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搴

芳蘭以爲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子子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享問齒

隼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豆楊厄載尊載呵齦齶齞鞫鞍有聲耆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貽惛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跼跳而前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沏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子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爲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子儻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曰子爲神乎合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居子弗子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敦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瘕鍵腐樞摧闔何爲乎子名爲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蜿蜒蜎蜎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蛲蚑者也實餌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鑽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蛲蚑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蟠豹貙梅酢姜辛青蚑味酸桂蠹氷蛆窖啷蜂蚳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

作酸鑽堅磷剛砭剝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鉤女摘女蜀
椒鶴蝨浸潰攻刺索女于室縻潰女質拔其楬殽投之瓦礫
植以駝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肺弗
噬腊肉弗嘗白鹽赤米蘧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
予依予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愔落用碼砆女家以離子
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劓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蛲蚊聞
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唋咿而言曰微生罔知寄
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絶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
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
夫穆天子乎天子驂赤騵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爲御西游
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娭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
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
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鵠倉氏
之庭矣是謂債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爲忠不知者以爲
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
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
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爲冥靈蟪蛄吟秋以爲神龜外彊中
乾奄爲枯槁而猶不覺爲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
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亟名至今今夫
先生之心憒憒忳忳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

中蓬勃熛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
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册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
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爲乎立華衙
容藻襮以夸丹元冥逃偷以爲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
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鋼堅確牢不可發乃鑽
乃鑿堛坼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
四而未嘗以之嚌大肉截大臷芹藻蓱菲柔脆輭美餂之以
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爲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
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
愆乎以踵屬於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

而以爲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酳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鬻黝
而爲虹岑嵁先生獨處不懌筋嬾肉緩體倦志弛形神枯瘁
精氣消鑠頹乎岸塌淸爾氷泮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敗敗泯
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
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搖搖倏浮忽沉其來無
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
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于其寢是
夕也亦雲往來月色黯黮凄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率恍

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魆魆晞晞姺姺胹胹歙歙若滅而沒
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
至靈維人游魂爲變歸鬼伸伸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
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日至蹈穢褻而
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
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爲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
物蜿蜒而前踁踁而卻睢盱舔歃載踖載蹻咿嗹嚄唶而致
詞曰我愁鬼也生於昧瞶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
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饑無以爲食渴無以爲漿風雨颯灑無
以爲居廬霜雪凌洌無以爲衣裳恒暗暗以儻儻怵惕惕其
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憂爲陣常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士
陽見而哀之爲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
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
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爲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
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
女不可投赴赴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癇癇痁
痁載柔載纖旖旎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黦喑嗚
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
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爲依歸久矣未能得也
間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

嬉步履舒舒喜色著於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柄
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卻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磬
欸委霍呷嘆歎緩懲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
遲滯舉趾局促顏乎若將覆之墻瘨乎若不食之鵠面壁薰
瓠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痗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嵷先生也於
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
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
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
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劑以投之岑嵷先生汁然汗
出妯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

之去體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子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
曰

濩洛先生蓬廬筆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妳不能發
口食已則臥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爲
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駟騏駱
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
其涂窺垝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挺爲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爲民
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棐乃翼以臣以隣公侯伯子岳
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子時
吁嗟先生獨何爲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
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
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
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
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
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爲公爲卿
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
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
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
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
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於巖
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咍仰而嘆睢盱卻立而
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鑮不可以樹墻
王良不彊駑駘以驗服而匠石不責樸樕以棟梁公子過矣
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爲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
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鴟鴞養雛蒼鷹搏鹿螻蟻
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翟雲

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
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竈産竈之難亦不與焉巧
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
皞皞熙熙文王卽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
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
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臥順天之生
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
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
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雜解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爲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
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
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非所憑而憑焉昧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昧而悔禍其至矣
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敝也
侮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敝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
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
施而施之功必圮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

也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

禁民之爲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爲善善也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蠃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爲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豫定而不躁也

人之爲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爲器而髹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秖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爲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縶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秖重其疑而已矣

衛公子壽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彝不可

泯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所謂胎教者非矣宋有雀生鵬殷杞以亡物生非其類人以爲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記天大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亦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恐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癸紀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爲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至矣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人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

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跳踉睒冶兮若遠而親歟往者來兮忽笑以顰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褒然啓櫝拂蓍密物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于瑜穴中有狐舉趾躡胡毀踵及顱其泣嬰如恣睢臞朕孔隙以窺如垢如腊彳亍追隨求迹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爲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祓載禳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爲之所我請爲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入牖洞朗廓以虛陟釐兎類有圖書蘧蒢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趑左有鬱壘右有荼葦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偫山川靈神歆穆

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可陵溝湟深浚柝以荆重門擊柝鍾鼓鈞斥堠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搆妖獰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苴禾麻豆麥梧梓櫝葬葬蔚被窿黝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郭騎駮馬執汝巒肉燔其髁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亥溫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嬴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食須各莫位汝不可維坤軸跪黃示土伯咸震恚艾殄爾種灰厥骴嗟爾窮鬼兮無潛于山巖砦石核立鍵關丘林陵麓産植蕃閎隔風氣限夷蠻頷雲腹雨濡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蠶泰逢毛虎斑噬虜嚼肉流血般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脉理魚鹽蟹鰕奏鮮旨蛟鼉龜黿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圮天吳九頭揷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已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膏膏漠漠混昏晨瀉之不虛壅之不堙不甘不苦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隣乘騎光景入網縕保全爾軀絕詬嗔汝不寤兮滅爲塵急急如律令

諭陋梧父老文

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爲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廸父老心不逖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與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沽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廸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于水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讐況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僭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寃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告既栝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有茶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販有蹈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綱漏而弗修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懟暑嗟寒徙怨于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睚眦跳踉曼及草木禽獸率遏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于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吳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